

修订译本



---

# 后现代性与 公正游戏

利奥塔访谈、书信录

---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 谈瀛洲◎译  
(Jean-François Lyotard)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后现代性与 公正游戏

利奥塔访谈、书信录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  
(Jean-François Lyotard)

谈瀛洲◎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4884-0

I. ①后… II. ①让… ②谈… III. ①利奥塔  
(Lyotard, Jean Francois 1924-1998)-后现代主义-文集  
IV. ①B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5049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装帧 零创意文化

##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

——利奥塔访谈、书信录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  
谈瀛洲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3  
插 页 4  
字 数 165,000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884-0/B·1304  
定 价 45.00 元

## 目 录

没有讲台的讲台

——利奥塔论电视 /1

公正游戏

——第一天的访谈：无法获致的共同见解 /8

公正游戏

——第三天的访谈：一种广泛的文学 /26

公正游戏

——第四天的访谈：想象力的决疑论 /43

公正游戏

——第六天的访谈：政治理念的能力 /57

话语快照 /66

耐久力和哲学家的职业 /72

一份宪章的序言 /80

死掉的文科 /86

知识的时尚 /95

知识分子的坟墓 /98

进入新阶段的门票 /104

对“何为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 /107

“后”字意义的解释 /120

对后现代问题的弹性附录 /125

重写现代性 /130

关于叙事的旁注 /142

关于合法化的备忘录 /146

欧洲、犹太人和《旧约》 /161

海德格尔和“犹太人”

——在维也纳和弗莱堡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166

思想能够脱离肉体存在吗？ /183

译后记 /198

# 没有讲台的讲台<sup>①</sup>

## ——利奥塔论电视

[1978年3月27日,利奥塔为法国电视台FR3频道向公众开放的专栏“自由论坛”准备了一个节目,以下就是这个节目的文本。作为对被邀请以知识分子的身份露面的回应,利奥塔在声音和形象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除了一小段时间,利奥塔的声音和口型是不同步的。在开头一段利奥塔形象的画外音消失之后,配声和在说话的口型不再同步了,他的嘴似乎在讲话但却没有声音。在文本里,我把这些情形标为“画外音”“声画不同步”“声画同步”。]

**J.C.古尔迪** 晚上好。和往常一样,在周一,我们请来了我们的知识分子,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是凡赛纳<sup>②</sup>的哲学教授,但他是个很不同寻常的教授。

为了观察别人,利奥塔先观察自己。从1950年起,他因为批判官僚制度,和法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决裂了。此后,他参与了一个由知识

---

① 本文以“Tribune sans tribune”为题发表于《2000年的教育》(1978年)。——译注

② 指巴黎大学在凡赛纳的分校。

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的目标是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批判。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在他最近的著作《异教主义初探》（*Rudiment païens*）里面，他发现了一种话语的耗损，或社会学话语的枯竭。在《异教主义初探》里面，他认为社会似乎能够独立于所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话语而运作。今晚，我们把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带到你们面前，他将对自己的话语进行批判，并就他今晚在电视上出现在我们中间的事实对自己提出问题。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画外音） 你们将看到他；你们将听到他。你们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个知识分子，他写过几本书，它们是哲学地思考的尝试。你们看见过它们，你们现在正看着它们，你们没有认出它们——你们并没有请他在今天晚上发言。你们以为他肯定在FR3频道有朋友；如果他有的话，他并不认识他们。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简单。“自由论坛”的制作人认为，他必须在这个节目里给知识分子一点空间。

（利奥塔，声画不同步）这些是你们应当问利奥塔和其他人的问题，他也许也问自己这些问题：为什么他被允许在这种情形下发言？人们对他有何期望？如果他有名的话，他的露面显然会对节目有利，但他并不出名。是有人想帮他一个忙，给他一个出名的机会吗？当然，为此他应感谢节目的制作人。

但是，他晚上在摄像机前说上一刻钟，能让什么东西出名吗？也许他的脸，仔细看看，也许还有他的名字，但这不太可能，最不可能的是使他认为自己必须说的东西出名，为这他已经写了一两千页的书，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不年轻了），因此他不可能在十五分钟里面把这些都说完。

我敢打赌，他不会告诉你们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他并不单单写书，他是凡赛纳的哲学教授，因此他也研究哲学。没人能够十分确定哲学是什么东西。

当一个人研究医学或政治的时候，当他是工具制造者、火车司机、店主的时候，他所做的事为其他人提供了服务——这些都是工作；

他们有明显的社会效用；没人会要求这些职业为自身的存在提供理由——恰恰相反，人们信任政治家、医生、火车司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专业人士——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对该怎么做才行比顾客或使用者知道得更多。

但是，当一个人研究哲学的时候，他会问自己知道怎么才行是什么意思，知道该怎么做才行是什么意思。

例如，一个状态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团体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知道它状态良好？比方说，当社会不制造任何喧嚣，当不存在任何骚动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状态良好，尽管这种宁静可能来源于压迫？当人人感觉安全的时候，这是否就是好？但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对社会来说安全就是理想，而不是冒险、资财丰裕或是自我克制？除此之外，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达到像宁静或安全这样的目标？

医学上健康的标准并不比政治上的健康标准更清晰明了，健康难道就意味着对自身躯体的浑然不觉吗？除了昏迷或是死亡，一个人总是感觉到他的肉体。那么，在肉体感觉的何种种类和强度的基础上，人应当被称作有病，并被施以治疗以治愈他或她？

另一个例子：你如何才能判断一个操作自动车床的工人工作的好坏呢？其衡量标准是否为他达到了由技术人员确立的、由精密计时仪器控制的产量目标呢？

但是，这些技术员又怎么知道这样做对工作和工人有好处呢？

他们说完工的产品必须被卖掉，因此它必须有竞争力，它必须越便宜越好，于是就有了产量目标。但是为什么？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只有在他们生产和购买尽可能多的制造品的时候才能良好运作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说他们相处得很好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是哲学家，就像你们正看着的这个人，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这些完全是世俗的问题。每个人都会在某一天提出这种问题，关于他们的工作、居住区域、家庭、爱情生活的问题……利奥塔上一刻钟



的电视就是为了提出这些问题吗？你不必成为哲学家就能提出这些问题。但也许人们期望他回答这些问题，他是否应对何为真正的工作、真正的健康、真正的社会、真正的恋爱作出断言，或至少对就他而言何为真理作出断言？也许他还是应该对这些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

（利奥塔，声画同步）我们看电视的人习惯于倾听和观看一批又一批的人出现在屏幕上，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我们分辨得出，或至少以为我们分辨得出纯粹的看法和真正的专业知识，比如，当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对我们谈心脏移植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他知道他在谈些什么，他有能力进行手术。可是，当我说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一种说法——假设有人确实知道这位外科医生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他就不会是有名的外科医生了。我们并不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有能力自己作出判断。

（利奥塔，声画不同步）但是，真的，今天晚上一个哲学家在我们面前露面，这是因为有人知道这个家伙不会停留于仅仅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发表看法。既然他被允许发言，这一定是因为有人确实知道，他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和在外科医生的例子里面一样，我们不能够分辨他是否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们学习得不够。我们不能作出判断。

但是他应当知道他是有学问的。无论如何，如果他被请来露面，这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么，如果他有学问的话，这正是因为他能够回答那些问题，也就是，什么是诚实的工作、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完美的一对，等等。实际上，这正是人们要求他做的。人们要求他在这些事上成为权威——因为如果人们赋予他对他的数十万同胞自由地说一刻钟话的权威，这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权威。

我说过哲学家是思考着普通问题的人，他特别地、首要地思考权威的问题。比如他问，决定工作方式的人怎么知道他所决定的是好的？哲学家的工作是什么？他思考老板在生产方面的权威。对健康、对恋爱、对其他问题，同样：他思考着医生、心理顾问等等的权威……

那么,显然,当他被放在权威的位置的时候,就像利奥塔现在所处的情形,他就思考人们请他拥有的权威,他对自己说你正在慢慢相信,确实某处有某人知道你是称职的,因为这个人允许你发言。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他知道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知道这个人不可能知道他,利奥塔,是否称职。因为这等于说这个人本人有称职的能力回答这些使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爱情、工作、社会、健康,等等——因此他能够懂行地判断利奥塔或其他人是否有称职的能力。

但是人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人,这个第二个人本人是称职的?当然,你会问在这些日常的事情上为什么不可以有知识和权威?在科学和技术问题上,确实存在着知识和权威,公认的称职能力——这些是专家,很有学问的人的事,而利奥塔本人,当他在凡赛纳教一门课,当他在写书的时候,确实比他的学生或读者懂得多。

我认为在这最后一点上他会同意我们,但他会请你注意,透彻地了解一个问题是一回事,正确地回答它又是另一回事,而这正是知识本身的实质。

承认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称职能力不是虚幻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确实是有学问的,尽管有时也有相反的证据,这并不能证明在所有问题上情形都是这样。例如,我们可以有力地证明,公正不是知识的对象,不存在公正的科学。

在何为美,或何为令人愉悦的性质的问题上,我们可以作出同样的证明。因此,在这些领域不存在真正的、肯定的称职能力和权威,虽然这些领域对日常生活有重大意义。在这些领域只存在看法。而所有看法都必然是可讨论的。

因此,这位哲学家拒绝如人们邀请他去做的,在你们的眼睛和耳朵前面作为权威出现……至于其他,如果说他选择了这一小小的传播技术手段,通过它你们看不见那个在说话的人,听不见那个你们看见的人,他这样做是为了破坏这种权威的形象,每次你们观看任何虚构作

品,如电影或戏剧等以外的东西,这种形象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荧屏上出现……

通过拒绝提供这种形象,他拒绝提供一种服务。这是人们一直要求哲学家提供的唯一服务。既然他们不通过他们的职业本身为社会提供任何服务,因此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里(但是,这甚至不是一种专业,因为它实际上是由最世俗的问题组成的)缺乏称职能力和权威,那么他们至少可以同意装作博学的样子,在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眼里成为知识的化身,以使自己变得有用。

人们至少可以要求这些哲学家装作博学的样子。但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一要求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提供了服务,对谁和为什么提供了服务?只有对那些需要相信,在那些不存在称职能力和权威的问题上存在着这些东西的人。

例如,在公正的问题上,在美、幸福,甚至也许在真理的问题上,人们难道必须在这些不存在称职能力和权威的问题上相信存在着这些东西?

嗯,这是个大问题——这是种相信权威的需要,权威对被相信的需要,权威对相信它自身的需要。这是个很古老的问题,这是政治家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党派的问题。现在同一个问题被这个在电视上露面的最无足轻重的人提了出来。也许他并不拥有权威,但这个最无足轻重的哲学家、最无足轻重的万金油、最无足轻重的雇员、最无足轻重的综艺节目艺术家在屏幕上的出现,有助于赋予他即便是一时的权威……

你以为是之后什么都不会剩下吗?但这总的观念仍将存在,即在所有专业里,总是会有称职的人,总是由这些人决定,人们应当看到什么,人们应当听到什么,谁应当拥有权威。

如果哲学家同意帮助他们的同胞相信,在不存在权威的地方存在着权威,并给这种权威以合法性,那么他们就停止了在我们所说的思考的意义上思考,于是他们就不再是哲学家了。

他们成了所谓知识分子，即给有些人……给他们自称拥有的称职能力提供合法性的人，但最首要的是，他们给在每件事上都必须存在着称职能力这种思想提供了合法性。于是他们都充任了同样的角色，即便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自由思想者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有的是左派，有的是右派。在西方，很久以来，哲学家一直受到知识分子角色的吸引，他们一直受到把自己变成权威的代表的诱惑。从柏拉图开始，两千五百年以来，没有屈服于这种诱惑的人不多。在我看来，利奥塔希望属于这一少数派；这是他让我告诉你们的。

## 公正游戏<sup>①</sup>

### ——第一天的访谈：无法获致的共同见解

利奥塔(以下简称“利”) 你说我的书《力比多经济》(*L'Économie libidinale*)的写法,使人们只能要么接受它的论点,要么就拉倒。我回答:你只能要么接受它,要么就拉倒。但如果你放弃它的话,这就意味着它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泰波(以下简称“泰”) 我是说,这种写作形式没留下商量的余地。

利 无论如何,我对是否存在可与之协商的书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书是产生影响的。那些假装与之协商的人是有些天真的。

泰 如果作者和读者都站在中立的立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让我们对话吧。但你的整本书的写作方式排除了这一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想,和这本书的作者进行对话想必是很困难的。

利 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是不可能的。它确实意味着某种类型的讨论是困难的。我没有说不可能,因为认为这本书中完全没有理论成分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更确切地说,它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歪曲。它已被某种其他东西渗透了。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话语,我猜它肯定引得两三位翻过此书的逻辑学家发出阵阵大笑。不过,这本书可

---

① 本文选自《公正游戏》(*Just Gam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第一章。泰波,全名为 Jean-Loup Thébaud,是法国文学季刊《精神》(*L'esprit*)的编辑。——译注

能产生的影响之一，是使人们产生和作者讨论在这本书里可以找到的东西的欲望。实际上，这已经发生了。

在我们完全厌倦这个话题之前，让我再多说几句。对我，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这本书的写作意图，当然是摆脱某种类型的评注，因此，就它拒绝参与对话而言，它施行了某种暴力。也许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它拒绝参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它拒绝参与关于看法的讨论，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书中的看法阻碍了讨论。这本书是用耸人听闻的方式写作的。它耸人听闻的地方就在于它完全是雄辩；它完全是在说服，即在古老的 *Peithô*<sup>①</sup> 层次上起作用的。即便它所用的措辞是没有控制的（在多数情况下，其措辞是没有控制的），其“精心计划的”（但是没有控制的）效果仍根本不是教育性的，也不是辩证法的；它是更加诗意的、更加文学化的，但是在一个有点古怪的意义上。这本书更属于语言艺术，而不是哲学著作，我重申一下，包括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我理解你的意思，但对你的态度我感到有疑问的是你为什么挑剔我的这种矜持、这种保留。这种保留表明：这本书的目的是对读者产生影响，其作者并不要求这种影响以问题的形式反馈给他。

这种类型的写作方式一般被认为是雄辩家或说服者，也即假象的制造者、诡诈的人或骗子手的写作方式。对我来说，情形正相反。在古代思想里，让我们从柏拉图开始说吧，雄辩家、演说家、诗人等等正是试图在对方身上产生影响，产生对方所不能控制的影响的人。但如果以柏拉图所描述的对话话语为例，在这种话语里面，在原则上，每个参与者都试图作出陈述，这些陈述的影响可以被反馈给陈述的作者，他可以说：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等等。换句话说，他可以控制，或是部分控制这些影响。在《力比多经济》的写作方式里面，这种传统被颠倒了：对对话话语，甚至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辩证话语的控制，在我看来是和权力相联系着的，因为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控制对话的参与者交换的陈述的

① 希腊文，意为“说服”。——译注

影响；相反，我试图把自己局限于作出大量本身几乎毫无控制的陈述，而且，就他们与接受者的关系而言，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看作是扔入大海中的漂流瓶，而不期望作为作者得到对这些陈述的影响的反馈。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我还试验了一种语用关系，这种语用关系对某些诡辩家来说，是诗歌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面：诗人在作出他的陈述之后，对进入与读者的对话，以确定他们是否理解他并不感兴趣，这一点是真实的。

泰 但因为这一区别，你的书中有了巨大的暴力。

利 但并不比诗歌或文学作品里的多……

泰 区别是这里存在着对看法的限制。

利 我认为确实存在着限制。这一和诗歌或文学作品的区别无论如何只是表面的（我还不能肯定这一区别是真实的），这一区别在于，在原则上，这本书仍然是一本理论著作；它提出了一些命题，而就这些命题的提出不是为了证明或驳斥而只是为了说服（或者说，要么接受要么拉倒），那么在 *lexis*<sup>①</sup>，即表述的形式这一方面，和在逻各斯（*logos*），即内容这另一方面之间存在着距离，这一距离确实施行了暴力：这些命题并不是提出来供讨论的。但实际上它们可以被讨论。我的意思是，读这书的时候可以跳过所有不管是自发的还是非自发的修辞手段，只注意命题，那时人们也许会意识到，从这一观点来看，这本书完全是不一贯的。为什么不呢？因为它预先假定，读者不会让他或她自己被恫吓，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泰 它预先假设你愿意讨论这些命题，还有任何命题都附有的预先假设，即它是普遍适用的，任何人都可以宣称它是他或她自己的。

利 这正是我的意思。我写的东西和诗歌与文学的区别是，原则上，我写的东西不是虚构的。但我越来越怀疑：理论和虚构作品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区别吗？无论如何，难道我们无权假借，或是以虚构作品的形式来作理论陈述吗？不是假借，而是用虚构作品的形式。

---

① 希腊文。——译注

泰 这使得对话越来越不可能了。

利 但不比和(虚构作品的)作家对话更不可能。

泰 对,但是和作家对话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利 这意味着关键不在于找到这本书的命题的真实内容,关键在于如何对付在共同讨论的新情况下产生的新影响。而且在我们正试图创作的这本书里,我们将不会试图去探讨《力比多经济》和其他书的真相;更确切地说我们将试图创作一本新的书。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将会成为这本新书(记录我们对话的书)的组成成分,而后者将不是对前面的书的澄清或纠正,而是一本关于它们对两个接受者——即你和我——的影响的书,我们并不享有任何特权……

泰 但你确实享有我所没有的一些特权。

利 这是因为你假设在与读者的关系中作者占有优势。但在由这些对话形成的关系中究竟存在着什么呢?我写的书就像丢入海中的瓶子,而你,你阅读了它们,你是个读者,一个提问题的读者,不但提问题而且提出对所读东西的解释。你是一个开始发话的读者。可是,读者是写下的讯息的阅读者。开始发话的读者就是另一回事了:他采纳了讯息的发出者的新位置。即便这一讯息是一个问题;即便这一讯息等待着回答。这样,在我们当前的游戏中角色被颠倒了,因为我成了那个试图倾听你的问题,然后再根据它们作出回答的人。就我所写的东西使你产生了问题而言,你问的问题反过来又对我提出了问题:就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互换,一种角色的交换。这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本关于我以前的书的书,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我不是那个写了这些书的人,而是那个倾听着的人,我倾听着一个阅读过这些书的人,也就是你。这是一本我自己不会写的“我的”书。

泰 所有这些互换都发生在对你开放的共同空间里。这些问题多数都将要求你作出进一步的澄清、解释。

利 让我们等着瞧吧。在你要提的问题里,很可能会有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东西,而这会迫使我大大地改变我的一些观点。就此而言,



对我来说这将是和写作完全不同的一种体验。这要归功于你。这再次证明,这里不存在什么优势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我被“剥夺了优势”。因此我认为,这种互换远非无足轻重的,至少对我来说不是。不管怎样,“要求澄清”指的难道不是要求发言者改变问题群吗?因此结果并不是澄清而是费解。而这种澄清的费解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发言者被剥夺了他的优势。

泰 也可以这样说,完全相反,发言者大大地加强了她的优势,这是一个让他用别的方式占据优势的机会。

利 不对。因为当一个人在对话里遭到盘问的时候,他被置于根本不能确定自己优势的领域,在那里他可能全然是生疏的、无知的,甚至是愚蠢的。

泰 我向你保证,有时可能会有意外的结果。

利 不止这一点。还有一件事……

泰 但这些对话的特殊之处是,你有责任从你的优势地位,来不断重新占稳地盘,来重新安排话语。

利 这取决于回答的走向。我可以通过表明这不过是另外一种说法,这其实是一回事,来试图从我被引向的外在的、陌生的领域,回到我熟悉的、已知的领域来回答问题。但另一方面,在回答时我可以试图改变,我可以说:是的,这是个我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对此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同时一点也不在乎我所说的和我已经写下的是否一贯或一致。

在这种时候,我放弃了我的优势,我用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方式说话。在这些语用条件下,我一点也看不出我能有什么优势。我一点优势也没有。我就像一个突然被问了一个问题的人,这问题有关他一点也不熟悉的话题,在他毫无优势的领域。这不仅是意外的问题;这是在语言游戏上的区别。

泰 但这些对话的风格,会和你的多数著作毫不相像,这一点仍给我以深刻的印象。